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第五十二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出一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一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婦女組禁夫吸烟會(續)

徐姑娘見人無動靜，料其中將弄玄虛，急暗命將網散開，以竿撐之，果然撲撻之聲如貫珠，黑籍道人放法寶矣，臭彈無靈，盡入網中，如焚梨花金雞嶺收寶，黑兵見無聲無臭，急伸頭一望，始知大上其當，臭彈之技既窮，而娘子攻打益力，戶搖牆動，幾欲崩圯，只得硬着頭皮，拔關衝出，舞槍盤旋，喊殺連天，某婦趨前手起一掌，已將之扑倒在地，餘欲動手，徐姑娘在旁嬌叱一聲，衆皆骨酸身軟，手中兵器自落，娘子蜜蜂擁將之反手縛住，押在一起，將窟中煙槍煙燈牀簾各物，焚燒淨盡，如是一鼓作氣，連下名城三座，雖煙籠霧盡，終不免焉，歌唱凱旋，班師而回，遍召族中父老會於祠堂，由主者宣言曰，奴輩婦女，雖屬孱弱，然夫也不良，有累終身，故不得不稍施懲戒，使之覺悟從善耳，父老身為長者，負有教訓之責，而不約束子弟，此次不能怪奴輩越權也，父老聞言，皆虎鬚倒垂，鐵面無光，惟有唯唯而已，會議畢，除將吸者由其婦領回約束外，復將三窟主，戴枷擗標，遊街示衆，自是之後，祠堂書館，絕口不敢談烟賭兩字焉，余曰

善哉此極盛之兆也

(完)

紅繡鞋兒濕。
兩足也酸麻。手
扶櫻花架。兒
似鳥啄。又怕丫
頭醒。又怕遇哥
爺。徘徊花膝下
。等一等。我的
小冤家。一更已
敲罷。踪影杳冥
杳。真不是。月
光兒未曾照他家。


王洪順過節記

「明天是中秋日，
我要到你家裏去玩！」
王洪順聽得這女郎
這麼說，他心裏好不
着。

莫不是那山高。
月兒未曾下。
月光兒。那怎不
。先照小冤家。
鼓打二更裏。月
兒漸漸高。坐立
不寧。奴好不必
焦。想冤家。約
定了。初更時來
到。未必然。害
急病。悟子架鵲

元狀點王
幕三第
功慶

不能請假，
有人看屋麼
「是呀」
什麼辦法？



是小冤家來到。吓。才是那。微風兒吹動綠芭蕉。想情書寫了多。和少。該不得變。心腸害人無下稍。

（烟花告狀）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邊排。斜官手拿生死簿。小鬼手拿追魂牌。追魂牌上七個字。活捉格蚤。到此來。格蚤進殿恭身拜。尊。

「正担心着沒。」

「你難道有。」

「這幾天，有人要向我借錢，所以我打算避避。」

「明天是中秋節，萬萬。」

「洪順只好撒謊了。」

「變蚊蠅都願去。不願變那格蚤。有一聲派。硬要逼我去跳岩。灰塵裏面大世界。跳高跑遠有奇才。行轅設在鬆緊帶。聖修在繡花鞋。繡花鞋。跳高翻過和尚蓋。白嫩奶奶兩邊排。小格蚤不知利與害。幾翻身跳上蓮花台。」

（未完）

王洪一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bowler hat and a suit with a tie. He is smiling slightly. The text '王洪一' is printed above his head.

(答)足下弄錯了，這報上的尊容，乃是本博士借皇城壩馬回子的，因為我莫有那樣胖，請去問馬回子吧。

「好！明天上午就

來幫你看一天屋罷。」

這麼一談定，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洪順已

經到了張家，張紫玲的

博士信箱

(問)：博士我窮得
了不得，請你想條法子
救我？

(答)：最好你將這
一世所吃的米，現在
一夥兒吃飽肚裡去，若
米賣四元五角時，照現在
九角錢計算，你便可利
市五倍了。

(問)：我的妻在數
年前逃走了，但他的像
貌，很像博士的尊容，
莫非博士是我的妻？

▲修德詩

孝

我本無形父母生。
我生日事爲誰憂。
要知生我辛辛苦。
孝道人生第一程。

(問)：近日已來，
爲甚麼便有無數女同老
揩口袋，天氣還莫有大
冷！

(非)

(答)因爲近來米相

「一五四號？」

洪順竟把友人張紫玲的地址告訴她，這不過是一時敷衍過去罷了，所以他別了女郎，立刻就趕到張紫玲家中。

「你昨天，不是說嫂夫人要到鄉下去，看她母親的病嗎，你店裏人愈亦發達。」

（問）：請問博士你究竟是不是私生子？

（弟陳亮）

「我來替你看屋，好不好？」
「奇了！你什麼意思，肯來替我們看屋？」
曉得。

（問）：我的朋友都叫我賣氣，請問博士有何妙法使他不准叫我賣



城去了，紫玲也到店裏去辦事，洪順一個人留著，暗想若是張家的母親，不覺突然生病，我今天就沒有這機會了。

張紫玲家中，收拾得倒也很齊整，今天四下無人，太可以和她談必，

(答)：「那你非愈亦足實氣時，別人使不叫你寶氣了。」

姨太太外史續集

(161)

第一回

雁卒鳴焦竝斷魚家樂

本册四卷

話。雖其

動聽。也不開

口答話。也。

對他稱謝。

微然的一

密斯何。人家陳委員也送你一份。請你收下。何君藐見陳達夫突如其來。要違自己裝飾品。她不知道用意何在。那裏敢收。兩隻手一推。臉皮微紅。笑道。密斯金。你放下罷。這種東西我。需要。所以我也沒有。假使我真個需要。上海我的同學朋友多得很。還多少塊。都飽給我買了寄來。我不敢受此厚賜。金英看她不肯收。如何能依。掀下那張名片。給她看道。小何。你又犯小孩子氣。你看名片上寫的是送你。我不會騙你。人家送我們每人一份。你不要。我也不要。那就辜負了人家的好心咧。何君藐聽了。益發不肯收。兩人在地上推來推去。各不相下。推得喘喘微微的。何君藐仍不答應。陳達夫在一旁看看。覺得她們好笑。因上前帶笑道。何小姐既然不需要。今小姐也不可太勉強。就請金小姐暫且收下。替何小姐保留着。本來我久慕何小姐音樂家大名。今

你真算行就完了。說了好多話。費了半天勁。還是不要。我給你收下。將來也是你的。何君韻揚一揚頭。攏攏頭髮。也笑着道。你收下我也不娶。我不用這絲帕。披在身上。和西班牙女人似的。走在街上。給人看笑話。金英微哂道。你太難了。送你東西不要。還批評別人。敵人好不必冷。陳達夫一聽她說。果真覺出有些心冷。便不多逗留。笑道。我看你們藝術家。一天真是快樂。進門洋洋盈耳。聽的都是奏樂聲音。足見你們現在預備音樂會節目。工作定然格外加緊。我也另外有約會。彼此事務很忙。不如兩便。金英見他託辭要走。知他滿懷失望。說道。你甞。我送你出去。票不夠。再來拿還有。何君韻道。小金。我還要去找練梵亞鈴呢。金英望她笑道。你去罷。我送出密斯武陳。劉鋼琴練習室找你說話。陳達夫也對何君韻笑道。

長發和號

專售

口磨

五香

每斤

價減外格莊販批

大門口下東

大街九十七號

小舞

本日晚場(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角

每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

廠樓上黃金窟

售店建南土

煙一杯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錢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石印廣

告文證

社印樂同

現期不悞

克淋

濁白

康

廣售價目

每瓶五角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每瓶五角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每瓶五角

大瓶一元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第六十回

鄭鳳嬌大破五鬼陣

墨養花智賺白巧爾

禁止轉

版權所有

開語休得同俺囉囉，要殺就殺，何必多嘴，羅燕不由大怒道，

好強徒，死在目前，尚敢強橫，來呀，給我綁出去，那些

侍衛一聲虎吼，齊撲了上來，盧鳳嬌急站了起來，千歲暫

息虎威，盧鳳嬌說着，早已跪了下去，護着太乙三郎，羅燕

急將手一擺，止着那些侍衛，羅燕說着，羅燕有言，上

演清難，羅燕道，將軍請起，有話可說就是，羅燕道，羅燕

願此壯士，以代微勞，羅燕道，此等頑賊，恐難除，羅燕

言，羅燕叩頭道，人非草木，豈不辨賢愚，羅燕願不佛門慈

悲之念，以勸勉此壯士，羅燕頓首道，那嗎，將軍可將他引

去便了，盧鳳嬌即將太乙三郎，引入偏殿，苦苦勸解，說得

淚俱下，太乙三郎，猛聞得他便是盧鳳嬌，也老大吃驚，

後來又聽得羅燕的一番苦心孤詣，不由長嘆了聲道，將軍天

人，既有善法能脫盧鳳嬌於不死，某死亦何恨，某受相國殊

恩，當以死報，所言降事，實難應允，不過將軍某受相國殊

恩，某為相國消災計，在此死時，應為其治療而已，盧鳳嬌反

覆誓喻，太乙三郎俱實未允，羅燕只得據實奏明羅燕，羅燕

聽說太乙三郎允為營英治病，並誓以死報盧氏，不由暗自嘆

嘆，便遣人回覆羅燕，只說太乙三郎在偏殿晝夜踏星步斗，還

准予不死，羅燕便伴着太乙三郎在偏殿晝夜踏星步斗，還

小憩一日工夫，張豹便遣人來說，羅燕英已能熟睡，即看來

報，已略進飲食，人已清醒，羅燕墨養花等，俱心中大喜，

羅燕急命人往傳羅燕時，羅燕已倉惶來，言說太乙三郎

，因罪大惡極，知難逃赦宥，已自刎身亡，羅燕聽了，好生

痛悼，即命軍士往購佳木埋葬，復命墨養花前往代祭，羅燕

見羅燕不念舊惡，深為佩服，適時林登，聞驚未去，尚侍立

於側，便道，這頑賊罪不容誅，自刎向覺刑輕，千歲何故祭

他，羅燕道，將軍所言雖是，但孤深痛他未能逢人，若得忠

進亮光來，白秋塘起身道，我這一夜不

回去，不知他們在家裡，要耽上多少心

事，我且回去，你倆也應該睡，養育

神了，說着，由後進房步而行，過天井

，出前庭，到別墅中，走過花草亭榭，

到了園門，出了別墅，還回往所，果然

這一夜，孟雲霞在房中不放心，尚未睡

着，一見丈夫回來，便問丈夫到那去的

，白秋塘信口道，被老三老四拖去，賭

了一夜的錢，直到這會兒，方一息局，

孟雲霞道，唉，他倆還未和你賭過錢，

大明廿七俠

第四十五回

白秋塘乞援得慈容

善慶王龍職禮英雄

白秋塘聽罷，不由的笑道，古人的事，

今人亦曾見着，誰能知道真假，祇不過

那些吃飯做事的人，嚼舌根罷了，至

於這些事正經史冊上，是絕對不會有的

，不過在那些不出息的閑書上，胡說亂

道罷了，這些書，我却不曾看過，二人

齊說，老白，閑文慢敘，你們這理的事

，大哥二哥是從來不曾知道的，你回去

切不可向人說，如有洩漏，可就了不得

哪，白秋塘道，那是自然，犯得着，要

我去向他二位說什麼呢，不過依我勸，

二位最好，自動的將這所屋宇變式改樣

，將那些男女一齊打發了去，免得將來

被大哥二哥知道了不便，更恐你們哥倆

所作爲的事，均因此吃虧，二人都是淫

賊，又兼恃着自己身體好，又會探戰之

術，聽了這通耳之言，不由笑道，老白

是看得眼饞特說出這漂亮話嗎，又

笑道，啊呀呀，怪不得方纔你變背過臉

去，閉目堵耳，蹲在地下呢，原來是位

道學先生，早知如此，該不要來的呀，

白秋塘被二人一說，不由將面皮臊得通

紅，遂說不談哪，我不過說說的老實話罷

咧，二人笑道，老白，說句總話，咱們

有得樂，總須樂的，人只見活人享福，

誰曾見死人戴枷，三人說說笑笑，不知

不覺，已是玉兔西墜，金烏東升，金雞

報曉，燈燭漸滅，由那天井明瓦內，透

進光亮來，白秋塘起身道，我這一夜不

回去，不知他們在家裡，要耽上多少心

事，我且回去，你倆也應該睡，養育

神了，說着，由後進房步而行，過天井

，出前庭，到別墅中，走過花草亭榭，

到了園門，出了別墅，還回往所，果然

這一夜，孟雲霞在房中不放心，尚未睡

着，一見丈夫回來，便問丈夫到那去的

，白秋塘信口道，被老三老四拖去，賭

了一夜的錢，直到這會兒，方一息局，

孟雲霞道，唉，他倆還未和你賭過錢，

怎麼今日還空地會將你拖了去，你這話

哄誰呀，白秋塘見他不過，祇得笑着

王博

第三回

講經濟瓦片當神

新發明肉背傳書

滑將瓦片在地下，褲子

的一聲，跌成粉碎，吳仁

格一見，不禁大怒，跳起

腳罵道，我好容易給你一件

華絲襪褲子，穿不到三天

，就弄破了，一定要賠，

非扣半月工錢不可，這吳

仁格不但自己講經濟，而

且見人家不經濟，他就罵

生氣，有朋友寫信給他，

了極精微的信封信箋，後

來見面時，被吳仁格痛罵

一頓，說他暴殄天物，那

位朋友受過他的氣後，第

二次寫信，竟用一張樹葉

，代替信箋，寫好之後，

出跑進，一不留心，手一

滑，瓦片在地下，褲子

的一聲，跌成粉碎，吳仁

格一見，不禁大怒，跳起

腳罵道，我好容易給你一件

華絲襪褲子，穿不到三天

，就弄破了，一定要賠，

非扣半月工錢不可，這吳

仁格不但自己講經濟，而

且見人家不經濟，他就罵

生氣，有朋友寫信給他，

了極精微的信封信箋，後

來見面時，被吳仁格痛罵

一頓，說他暴殄天物，那

位朋友受過他的氣後，第

二次寫信，竟用一張樹葉

，代替信箋，寫好之後，

出跑進，一不留心，手一

滑，瓦片在地下，褲子

的一聲，跌成粉碎，吳仁

格一見，不禁大怒，跳起

腳罵道，我好容易給你一件

華絲襪褲子，穿不到三天

，就弄破了，一定要賠，

非扣半月工錢不可，這吳